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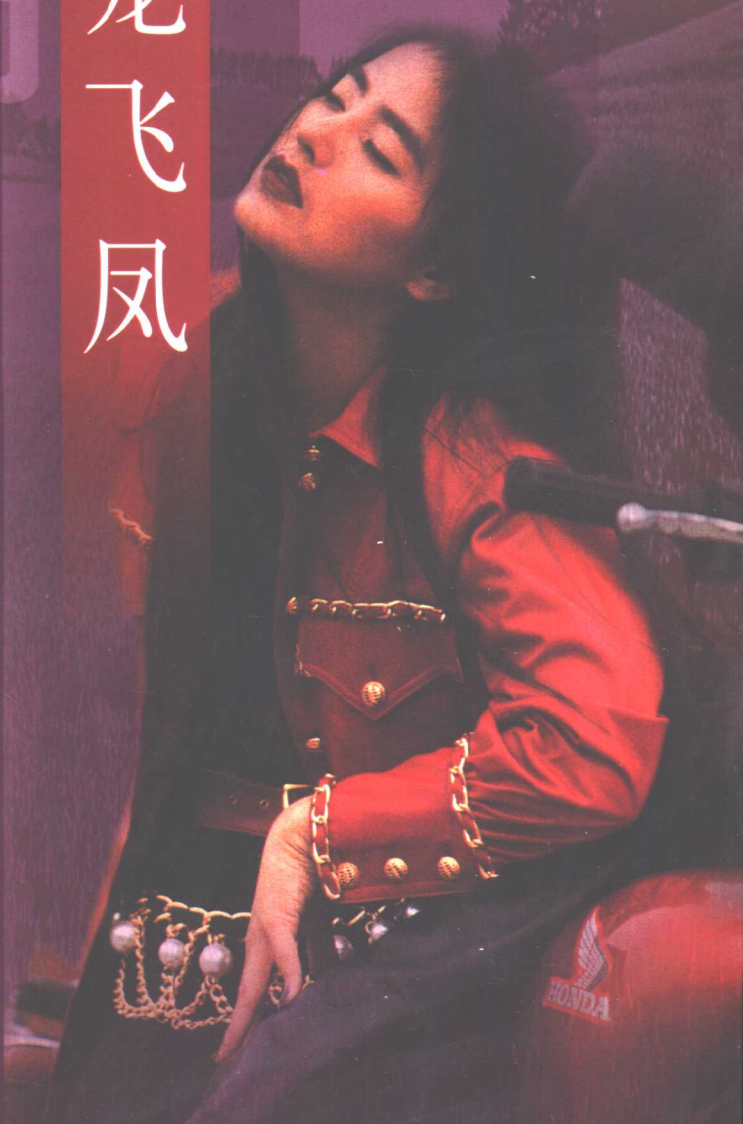
欢镜听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攀
龙
飞
凤

江湖
女
人
系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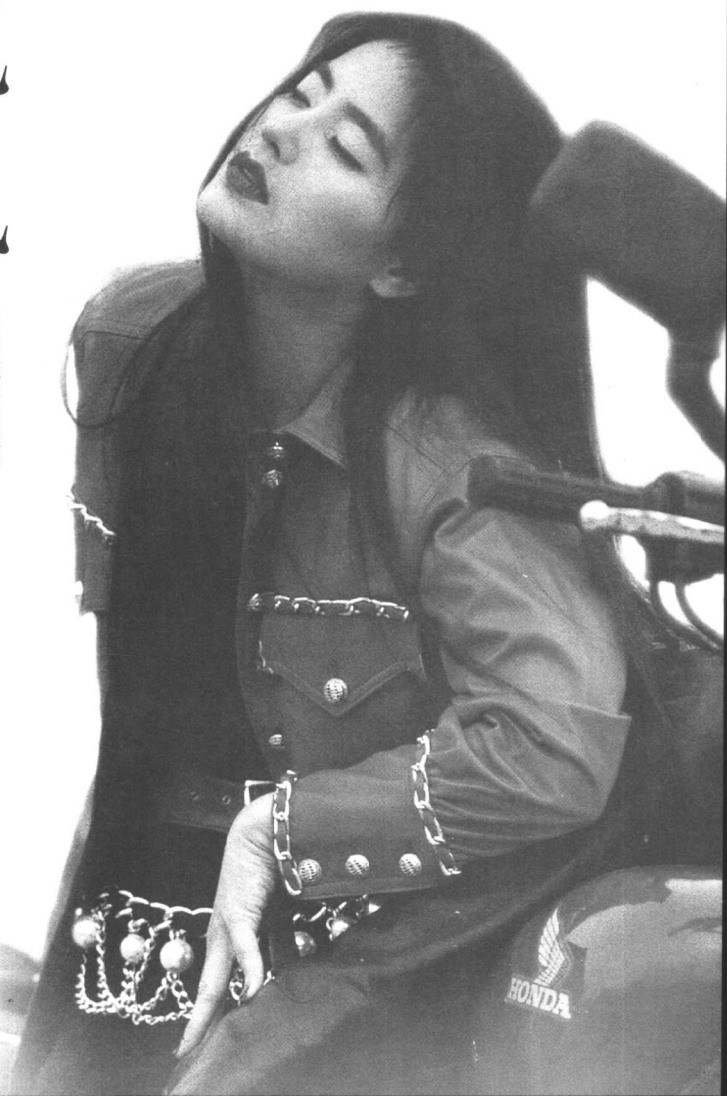
HONDA

攀 龙 飞 凤

欢镜昕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攀龙飞凤/欢镜听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1

(江湖女人系列)

ISBN 7-5399-1733-4

I.攀... II.欢...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949 号

书 名 攀龙飞凤
作 者 欢镜听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路 珠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 万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33-4/I·1634
定 价 12.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江湖女人系列写作缘起

欢镜听

江苏文艺出版社在2001年9月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死囚档案》之后，即将陆续出版我写作的长篇系列“江湖女人”（十种）。据我所知：有这等“荣幸”的作者，放眼全国，并不多见，因此，唯心地说，除了建立在“功夫”基础上的“幸运”，还有一份来自冥冥之中的“缘分”。

我想谈谈我的写作“缘分”。

1988年以前，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先后加入重庆市作协、四川省作协，那时的我正是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后因生计所迫，弃文经商，荒疏了曾经最为钟情的写作事业。在我的观察里，大凡清贫的文人下海之后，除了那些碰得头破血流很快就洗脚上岸的人，另一些成功人士以及接近成功的人士，多半不会重返清灯孤寂的书斋。这里面，除了物质的诱惑，还有非物质的繁华与热闹。毕竟，人是环境的产物。在生意场上，我是一个“不算太成功也不算太失败”的商人。



江湖女人系列

——之所以不算太成功，是因为我没有做到真资格的大商人的地步；之所以不算太失败，是因为我做出了一些比较出色的业绩，没有辜负我“下海”时的抱负。因此，一段时间内，我虽然弃笔了，但是，却有经济能力资助过去的文朋诗友，动用我的人力资源，为他们“搭桥”到更好的地方、谋更好的幸福生活。

我在十多年南来北往、四海为家的商旅生涯中，结识了江湖上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在这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中，有一个发了大财的平民女性阶层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我一直以为，能够做大生意、发大财的，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阶层的男女们，他们玩弄的“暗箱”游戏已然是一种专利。一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平民女性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资格在“权”与“利”之间跳来跳去的。但是，当我猛然发现那些无钱无势的平民女性居然非常成功地做了大生意、发了大财时，我内心的惊讶是难以言喻的。不过，我当时也就是好奇与关注而已，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她们会成为江湖女人系列中的生活原型。

1999年4月，我离开商界，重新走进清灯孤寂的书斋，开始圆我的作家梦。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不到三千字的短稿《购买处男权》。脱稿后，我犯愁了：稿件投到哪儿？我已经十多年没有摸笔，不知道哪些报刊还在办，哪些报刊消失了？

就在这时，一封奇怪的信件辗转到我手里。

写信人是西藏自治区副食品公司的一位忘年交，过去做生意时，与我有过交往，1995年以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信中的内容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老先生竟然用了一个《西藏青年报》的信封寄出了这封信；更奇

18A38/02



怪的是，这封没有挂号的平信寄到原单位后（我1995年与原单位脱离关系后，许多寄到原单位的信件就失踪了），又奇迹般地辗转了好几人，终于在4月10号那天到达我手中。看完忘年交的信后，我立刻给他复了一封信。就在贴邮票之际，心中忽然一动：我何不把《购买处男权》这篇短稿，投给《西藏青年报》呢？于是，我将私人信件投入邮筒时，也将第一篇稿件寄到了西藏。

一个多月后，我忽然接到成都《男报周刊》编辑部一位叫吴玉敏的女编辑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购买处男权》写得非常漂亮，希望继续投稿。

我后来才知道：《男报周刊》是《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一份周报。当初，《西藏青年报》在收到我的投稿后，编辑虽然认为写得很好，但是不适合在共青团主办的青年报上发表，故而推荐给了《男报周刊》。

没多久，《购买处男权》顺利发表了。

时间一晃，便到了2000年7月中旬。

那时候，我写的第一本书《死囚档案》已经脱稿，正准备写作第二部长篇纪实小说《逃亡时期的神秘爱情》。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他叫石维，是《天府早报》的编辑。通过他的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一直在寻找我，最后，他找到《男报周刊》编辑部、找到吴玉敏，终于拿到了我的地址与电话。

2000年8月14日，《死囚档案》开始在《天府早报》连载（发表时，报社将书名改为《我为死囚写遗书》）。连载引起的反响，是我事前没想到的。在我看来，我只不过叙述了一些很平常的故事。然而，我唯独没想到的是：因为我的命运曲曲折折，



江湖女人系列

生活道路跌宕起伏，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久而久之，我司空见惯了的人和事，一旦经过艺术加工，变成作品后，便在读者中产生了别开生面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我与与众不同的生活，这就是我非常个性化的写作库藏。

在石维的想法里，他把连载作品看作重头稿，以吸引并稳定一批读者群。基于这种理念，在《天府早报》上连载的作品，应该是有特色的首发稿，属于《天府早报》的原创声音。

我很赞赏他的编辑理念。

于是，就有了江湖女人系列的构想。不过，在我的原始构想里，最初的总标题叫“冠男财色系列”。顾名思义，叙述的不仅是女人艳俗的发财故事，而且，还是平民女性们做出了令无数须眉男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发财故事，全部来源于我往日的商旅活动中的所见所闻，从某种角度讲，排除了艺术加工的成分，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对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抱着非常深刻的戒备心理，但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又时时冲动地逼迫我去寻找一些文字的东西来读，即便是在过去居无定所的商旅生涯里，无论是在南国海边花团锦簇的酒楼上，还是在北方千里冰封的雪地里，读书带给我的最大好处就是在物欲横流的生意场上，顽固地坚守着内心里的一份独立操守。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内心的独立操守，所以，在谢绝商界繁华开始寂寞的写作生涯后，面对往日那些平民女性阶层的发财故事，我曾经婉拒了好几家生活类杂志为我开出的高额稿酬。我婉拒的理由很简单：那几家生活类杂志感兴趣的是平民女性的发财过程，而不是他们的发财人生。在那几家生活类杂志上，人们看到的只是用口



语堆成的一具又一具的女性骨架，绝不是平民女性们精神深处的布衣风骨……

第二天，石维郑重其事地向我约稿：冠男财色系列，首先交给《天府早报》连载。

我郑重其事地答应了。

2001年4月中旬，冠男财色系列的第一部《泡耙秘经》脱稿了。

又是一个深夜，石维打来电话——他先是鼓励我：欢镜听，根据我的判断，将来，你一定会成为有影响的畅销书作家。接着，他建议道：你既然写的是江湖女人的故事，那么，何不把书系改为“江湖女人”呢？——确实，“冠男财色”太文气了。

2001年5月上旬，《天府早报》破天荒地为江湖女人系列连续三天打出了高十厘米的通栏彩版广告。无意中，《天府早报》创下了一个先例：第一次为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尚未全部写完的十部长篇做广告。我呢，也幸运地得到了这份许多知名的大作家终生都碰不到的殊荣。

5月10日，江湖女人系列的第一部《泡耙秘经》开始在《天府早报》连载。连载时，报社将题目改成《四方井》。随后又一部接一部连载了《惊魂再现》、《莲步追情》、《攀龙飞凤》（原名《官匪县太爷》）、《鬼胎生意》。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由于报纸连载特点，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江湖女人系列里的许多内容、甚而是许多很精彩、很能够体现人性的内容，考虑再三，不得不忍痛大段大段地删削，未能奉献给读者，甚为遗憾。

好在，如今，我又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结下了“缘分”，一并



江湖女人系列

推出这五部作品。剩余的五部年内出齐。由于载体的不同,那些无法在报纸上连载出来的内容,可以——至少是基本上可以在单行本中看到,因此,上面的遗憾,或许能够得到弥补。

这,就是我写作江湖女人的缘起。

2002 年元旦



目 录

- 1 第一章 一位“准死囚”的热线电话
7 第二章 川南白氏家族的子弟
13 第三章 从犯罪军人到战斗英雄
19 第四章 川南白氏子弟的传奇爱情
26 第五章 川南白氏子弟的“合法”逃亡
31 第六章 从芜湖到南京
39 第七章 一位官场朋友的忠告
43 第八章 三兄弟的创业计划
49 第九章 清官背后的礼品盒
56 第十章 黑暗中的“喂猪”游戏
79 第十一章 假冒宝塔山的护身符
92 第十二章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119 第十三章 深山藏“古符”



江湖女人系列

2

第十四章	三荣房地产公司的“担保人”	134
第十五章	一百万元贷款与三十六枚公章	139
第十六章	土地证与一百四十万元贷款	149
第十七章	暗中的“连环套”	158
第十八章	一波三折的产权变更	169
第十九章	鲤鱼鳞片与“麻木”	181
第二十章	债务风波	189
第二十一章	男人的尊严与风尘小姐的裸体	201
第二十二章	全国英“情到深处”的哭声	208
第二十三章	水库边的“走为上计”	218
第二十四章	从都江堰到江津小城	226
	补记	232



第一章 一位“准死囚”的热线电话

希望读者朋友们记住这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000年12月12日。

2000年12月12日上午，一位自称是“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给成都《天府早报》社的编辑苏黎先生打来了一个热线电话。

据那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说：他很喜欢阅读《天府早报》上自2000年8月14日起开始连载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我为死囚写遗书》，据他说：他曾经是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大老板，家境豪富，没想到遇到一个比土匪还黑心的官匪县太爷，运用官商操作的手段，不仅掠夺了他所有的财富，还让他目前身负数百万元的巨额债务，陷入人生的绝境之中，因此，他准备与那位县太爷同归于尽，并且已经在安排后事了……

他在电话里再三要求道：“因为我很喜欢读《我为死囚写遗书》，所以，在我即将成为死囚以前，希望《天府早报》满足一



位准死囚的愿望，能否让我与作者欢镜听先生通一次电话？”

——那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提到的县太爷是西南某县的副县长。旧时的民间，有老百姓称七品芝麻官为县太爷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纪实文学作品能够引起读者关注原本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这样生死攸关的特殊电话。

《天府早报》的编辑苏黎先生接完电话后，立刻向《我为死囚写遗书》的责任编辑石维先生作了通报，两位年轻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商量地达成了共识：立刻采取行动，阻止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即将成为死囚”的绝望想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亲自出面不可。

于是，石维先生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

2000年12月13日上午，我终于与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通上了电话。

在了解到一些初步情况后，我原本想理性地讲一些原则性极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也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假、大、空语言，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不为其他，只因为对方曾经是从越南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活出来的传奇经历，只因为对方曾经以“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光荣身份在全国各地作过无数次的英模报告会……

想想看，有这样一种人生磨难的人，怎么会轻易地相信我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虽然“正面”但是却毫无益处的劝导呢？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对方突然提了一个要求：他现在暂时住在成都近郊都江堰市内的一家招待所里，希望我亲自到都江堰与他见面。



他在电话里情真意切地说道：“欢先生，我在即将成为死囚以前，如果能与你见上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了。”

没有任何犹豫，我答应了他的突兀的要求。

然而，放下电话，我不禁心乱如麻起来。

我想：我只是一介小人物，我是否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生活的地方在重庆下辖的一座小城市江津，离那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隔着遥远的路程，万一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答应了对方，我是必须要去的——即便有什么意外，即便我的心境惊惶不安，也应该去履行我的承诺。

2000年12月14日上午，我开始前往《天府早报》的所在地成都。

在动身以前，我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件寄给了本地的《重庆晚报》社，我在信中谈了事件的大致过程，最后，怀着一种对前途不可预知的惊惶不安的心情，我在那封信中特意写道：

我希望《重庆晚报》暂时保留这封信，假如事情发展到了最坏的地步，请为我的良知作一个证明。

当天下午五点钟，我到了成都。

我首先到《天府早报》社，与编辑石维、苏黎等人见了面。

开始，我们想约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到《天府早报》社来叙谈，这样，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些。

然而，那位中年男人坚决要求我亲自去。并且，他还提了



江湖女人系列

一个危险的要求：他只想见《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一个人。

说实话，我在走上写作道路以前，也就是1999年4月份以前，原本就是走南闯北的一介小商人，用见多识广这句话来形容，不完全是自满之词。但是，像这样的危险约会，我是从未遇到过的，我内心里的惊心动魄，是任何正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的。

记得当时，在听完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危险要求后，《天府早报》的另一位年轻编辑立刻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恐怖！”继而，他看到我原本惊惶不安的脸上多了一丝恐慌，紧跟着补充道：“如果欢镜听没有这些恐怖经历，怎么会写出《我为死囚写遗书》这样受欢迎的作品呢？”

就在我心生寒意的时候，石维、苏黎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坚决阻止我一个人去冒这份不可预知的危险。

他们说：“要去，我们一同去，即便有什么意外，我们共同来承担。”

接下来，石维先生与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取得了联系。

石维说：“欢镜听只是《天府早报》的一位作者，他是因为《天府早报》才介入这个事件的，没有《天府早报》的人员陪同，我们决不放他一个人到你那儿去。”

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考虑片刻，最终，他答应了石维的要求：同意他陪我一同前往都江堰。

离开《天府早报》前，石维与苏黎约定：双方都把手机打开，每隔两小时通一次电话。

苏黎忐忑不安地说：“如果一旦失去联系，我立刻报警。”

石维拍了拍苏黎的肩膀，故作轻松地宽慰道：“没有想象



中的可怕。我估计，那位自称‘即将成为死囚的人’是想找欢镜听倾诉一番。”

苏黎望着我，同样故作轻松地笑着说：“用这种方式来找欢镜听倾诉，未免太惊心动魄了一些。”他握住我的手，“不过，话说回来，欢镜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传奇，这种事情落到你的头上，只是又多了一个真实的传奇而已。”

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

我与石维租了一辆出租车，向着都江堰驶去。

成都大街上的霓虹灯纷纷亮起来，一个接一个鲜亮的成都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我惊惶不安的眼角飞过，但是，在我眼花缭乱的前方，在那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却有一位陌生的中年男人与我“签订”了一个危险的神秘约会，我不知道这个危险约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生命是否会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危险？

一瞬间，我居然产生了害怕的想法，我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后悔冲动，我想叫司机把车停下来，不要理睬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危险约会。

就在我思想产生动摇时，石维笑着告诉我：“欢镜听，你写的《我为死囚写遗书》自从在《天府早报》连载以来，在成都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了解你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为死囚写遗书》于2000年12月31日就连载完了，接下来，从2001年元月1日起开始连载你写的第二部长篇《逃亡时期的神秘爱情》，到时候，请你来接一天听众的热线电话。”

忽然，那位出租车司机将车停下来，回头望着我，惊喜地说道：“你就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呀?!我家订



《天府早报》的目的就是看你的作品连载。”

那位出租车司机向我要一张名片。

在将名片递给他时，我为自己一分钟以前的害怕与后悔感到万分惭愧。此时此刻，我神色镇定地用一种哪管他前方是地雷还是枪炮的决然口吻说道：“师傅，请你开快点，我们要去赴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出租车重新启动起来，载着一位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和《天府早报》的一位年轻编辑，朝着夜色中的都江堰开去。

那么，那位神秘的中年男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通过《天府早报》将我约到都江堰去赴一个危险的约会？他又是如何从西南某县到都江堰来的？